

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

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遺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璩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滎陽廖氏 陶璜 趙王倫 張騁 懷瑤 裴楷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府參軍 郭氏

武都女

武都有一丈夫，化為女子，美而豔，蓋女（明抄本「女」作「山」）精也。蜀王納為妃，不習水土，欲去，主留之。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。無幾物故，王哀之，乃遣五丁之武都。擔土為妃作塚，蓋地數畝，高七丈，上有石鏡。今成都北角（「角」原作「商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武擔是也。（出《華陽國志》）

東方朔

漢武帝東遊，至函谷關，有物當道，其身長數丈，其狀象牛。青眼而曜精，四足入土，動而不徙。百官驚懼，東方朔乃請酒灌之，灌之數十斛而消。帝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此名憂，患之所生也。此必是秦之獄地。不然，罪人徙作地聚。夫酒忘憂，故能消之也。」帝曰：「博物之士，至於此乎？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雙頭雞

漢太初二年，大月氏貢雙頭雞，四足一尾，鳴則俱鳴。武帝致於甘泉館，更有餘雞媿之，得種類也。而不能鳴，非吉祥也，帝乃送還西域。至西關，雞返顧，望漢宮而哀鳴，言曰：「三七末，雞不鳴，犬不吠。宮中荊棘亂相移，當有九虎爭為帝。」至王莽篡位，將軍九虎之號。其後喪亂弘多，宮掖中並生蒿棘，家無雞犬。此雞未至月支，乃飛，而聲似鷓鴣，翱翔雲裡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張遺（《搜神記》「遺」作「遼」）

桂陽太守江夏張遺，字叔高，居僑（「居」上原有「隱」字，據明抄本刪。「僑」字原闕，據《法苑珠林》三一補。）陵。田中有大樹，十圍餘，蓋六畝，枝葉扶疏，蟠地不生谷草。遣客斲之，斧數下，樹大血出。客驚怖，歸白叔高，叔高怒曰：「老樹汗出，此等何怪？」因自斲之，血大流出，叔高更斲之。又有一空處，白頭髮翁長四五尺，突出趁（「趁」原作「稱」，據《法苑珠林》三一改。）叔高，叔高以刀迎斲，殺之，四五老翁並出。左右皆驚怖伏地，叔高神態恬然如舊。諸人徐視之，似人非人，似獸非獸，此所謂木石之怪。夔魍魎者乎。其伐樹年中，叔高辟司空御史兗州刺史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，《法苑珠林》四二作出《搜神記》）

翟宣

王莽居攝，東郡太守翟義，知其將篡也，謀舉兵。兄宣，教授諸生滿堂，群雁數十中庭，有狗從而齧之。皆驚，比救之，皆斷頭。狗走出門，求不知處。宣大惡之，數日，莽夷其三族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臧仲英

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，家人作食，有塵垢在焉；炊熟，不知釜處；兵弩自行。火從篋中起，衣盡燒而篋篋如故；兒婦女婢使，一旦盡亡（「亡」原作「之」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其鏡，數日後，從堂下投庭中。言：「還汝鏡。」女孫年四歲，亡之，求之不知處，二三日，乃於園中冀下曉。若此非一。許季山上之曰：「家當有青狗，內中御者名蓋喜，與共為之，誠欲絕之。」殺此（「此」原作「之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狗，遣蓋喜歸鄉里，從之遂絕，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頓丘人

黃初中，頓丘界騎馬夜行者，見道中有物，大如兔，兩眼如鏡。跳梁遮馬，令不得前。人遂驚懼墮馬，魅便就地犯之。人懼驚怖，良久得解，遂失魅，不知所往。乃更上馬，前行數里，逢一人相（「相」字原「闕」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問訊，（「問」下原有「曰」字，據明抄本刪。）因說向者之事變如此，今相得甚歡。人曰：「我獨行，得君為伴，快不可言。君馬行疾前，我在後相隨也。」遂共行，乃問：「向者物何如，乃令君如此怖？」對曰：「身如兔，眼如鏡，形狀可惡。」人曰：「試顧我眼。」又觀視之，猶復是也，魅就跳上馬，人遂墮地，怖死。家人怪馬獨歸，即行推索，於道邊得之，宿昔乃蘇，說事如此狀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王基

安平太守王基，家數有怪，使管輅筮之。卦成，輅曰：「君之卦，當有一賤人生一男，墮地，便走入灶中死；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，大小共視，須臾便去；又鳥來入室，與燕鬥，燕死鳥去。有此三卦？」王基大驚曰：「精義之致，乃至於此。幸為處其吉凶。」輅曰：「非有他禍，直以官舍久遠，魑魅魍魎，共為妖耳。兒生入灶，宋無忌之為也；大蛇者，老書佐也；鳥與燕鬥者，老鈴下也。夫神明之正者，非妖能亂也；萬物之變，非道所止也；久遠之浮精，必能之定數也。今卦中不見其凶，故知假托之類，非咎妖之徵。昔高宗之鼎，非雉所雉；太戊之階，非桑所生。然而妖並至，二年俱興，安知三事不為吉祥？願府君安神養道，勿恐於神奸也。」後卒無他，遷為安南將軍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應璩

朱建平善相，相應璩曰：「君年六十二，位為常伯。先此一年，當獨見白狗也。」璩年六十一，為侍中，直內省，忽見白狗。眾人悉不見。作急遊觀，飲宴自娛，六十二卒。（出《魏志》）

公孫淵

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，斬淵父子。先時淵家有犬，著朱幘絳衣。襄平城市，生肉，有頭目，無手足而動搖。占者曰：「有形不成，有體無聲，其國滅亡。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諸葛恪

諸葛恪為丹陽太守，出獵兩山之間。有物如小兒，伸手欲引人。恪令伸之，仍引去故地，去故地即死。既而參佐問其故，以為神明，恪曰：「此事在《白澤圖》內。曰：兩山之間，其精如小兒，見人則伸手欲引人，名曰俟，引去故地即死。無謂神明而異之，諸君偶未之見耳。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零陵太守女

零陵太守史，（闕其名）有女，悅書吏，乃密使侍婢，取吏盥殘水飲之。遂有孕，十月而生一子。及卒，太守令抱出門，兒匍匐入吏懷，吏推之，仆地化為水。窮問之，省前事，太守遂以女妻其吏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滎陽廖氏

滎陽郡有一家，姓廖，累世為蟲，以此致富。後取新婦，不以此語之。曾遇家人咸出，唯此婦守舍。忽見屋中有大缸，婦試發之，見有大蛇，婦乃作湯，灌殺之。及家人歸，婦具白其事，舉家驚惋。未幾，其家疾疫，死亡略盡。又有沙門曇游，戒行清苦。時刻縣有一家事蟲，人啖其食飲，無不吐血而死。曇游曾詣之，主人下（「下」原作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食，游便咒焉。見一雙蜈蚣，長尺餘，於盤中走出，游因飽食而歸，竟無他。（出《靈鬼志》及《搜神記》）

陶璜

盧王將陶璜掘地，於土穴中得一物，白色，形似蠶，長數丈。大十圍餘，蠕蠕而動，莫能名。（「名」原作「多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剖腹，內如豬肪，遂以為臠。甚香美，璜啖一杯，於是三軍盡食之。《臨海異物志》云，土肉正黑，如小兒臂大，長（「大」，「長」原作「長大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五寸，中有腸，無目，有三十足，如釵股。大者一頭長尺餘，中肉味。又有陽遂蟲，其背青黑，腸下白。有五色，長短大小皆等，不知首尾所在。生時體軟，死則乾脆。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趙王倫

永康初，趙王倫篡位。京師得一鳥，莫能名。倫使人持出，周旋城邑以問人。積日，有一小兒見之，自言曰：「鶴鵲。」即還白倫，倫使更求，又見之，乃將入宮。密籠鳥，並閉小兒。明日視之，封閉如故，悉不見。時倫有目瘤之疾，故言鶴鵲。倫尋被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張騁

晉大安中，江夏功曹張騁，乘車周旋，牛言曰：「天下方亂，吾甚極為，乘我何之？」騁及從者數人，皆驚懼，因給之曰：「令汝還，勿復言。」乃中道還。至家，未釋駕，牛又言曰：「歸何也？」騁益憂懼，秘而不言。安陸具有善卜者，騁從之，卜之曰：「大凶，非一家之禍，天下將有起兵。一郡之內，皆破亡乎。」騁還家，牛（「牛」字原空闕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補。）又人立而行，百姓聚觀。其秋，張昌賊起，先略江夏，誑曜百姓，以漢祚復興，有鳳凰之瑞，聖人當世。從軍者皆絳抹額，以彰火德之祥。百姓波蕩，從亂如歸。騁兄弟並為將軍都尉，未期而敗。於是一郡殘破，死傷者半，而騁家族矣。京房《易妖》曰：「牛能言，如其言，占吉凶。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懷瑤

晉元康中，吳郡婁縣懷瑤家，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。其聲上有小穿，大如蚓。懷以杖刺之，入數尺，覺如有物。及掘視之，得犬，雌雄各一，目（「目」原作「穴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猶未開，形大於常犬也。哺之而食，左右咸往觀焉。長老或云，此名犀犬，得之者家富昌，宜當養活。以為目未開，還置穿中，覆以磨礮。宿昔發視，左右無孔，而失所在，瑤家積年無他福禍也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裴楷

晉裴楷家中炊，黍在甑，或變為拳，或化為血，或作蕪菁子。未幾而卒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衛瓘

衛瓘家人炊，飯墮地，悉化為螺，出足而行。尋為賈後所誅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賈謐

賈謐字長淵，元康九年六月，夜暴雷電。謐齋柱陷，壓毀床帳。飄風吹其服，上天數百丈，久乃下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劉嶠

永嘉末，有劉嶠居晉陵。其兄早亡，嫂寡居。夜，嫂與婢在堂中眠，二更中，婢（「婢」原作「嫂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忽大哭，走往其房。云：「嫂屋中及壁上，奇怪不可看。」劉嶠便持刀然火，將婦至。見四壁上如人面，張目吐舌，或虎或龍，千變萬形。視其面長丈餘，嫂即亡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敦

元帝時，王敦在於武昌。鈴下儀杖生花，如蓮花，五六日而萎落。干寶曰：「榮華之盛，如狂花之不可久也。」敦以逆命自死，加戮其屍焉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獻

王獻失鏡，鏡在罌中，罌才數寸，而鏡尺餘。以問郭璞，曰：「此乃邪魅所為。」使燒車轄以擬鏡，鏡即出焉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劉寵

東陽劉寵字道弘，居姑熟。每夜，門庭自有血數鬥，不知所從來，如此三四日。後寵為折衝將將軍，見遣北征，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，其家蒸炒亦為蟲，火愈猛而蟲愈壯。寵遂北征，軍敗於檀丘，為徐龕之所殺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桓溫府參軍

穆帝末年，桓溫府參軍夜坐，忽見屋樑上有伏兔，張目切齒向之，兔來轉近。以刀斫之，見正中兔，而實及傷膝流血。復以刀重斫，又還自傷。幸刀不利，不至於死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郭氏

畢修之外祖母郭氏，嘗夜獨寢，喚婢，應而不至。郭屢喚猶爾。後聞蹋床聲甚重，郭厲聲呵婢，又應諾諾不至。俄見屏風上有一面。如方相，兩目如升，光明一屋。手中如簸箕，指長數寸。又挺動其耳目。郭氏道精進，一心至念，凡物乃去。久之，婢輩悉來，云：「向欲應，如有物鎮壓之者，體輕便來。」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